



志卷第四十七

宋史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河渠四

汴河下
金水河

洛河
白溝河

蔡河

廣濟河
京畿溝渠

白河三白渠
鄧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

閉修堤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

入汴惠黃河啣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

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

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

知都水監丞晝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高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添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

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楩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子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澗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

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為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開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澁乞狹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

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濬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

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願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

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恠甚非陛下勤郵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

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
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
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
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
近水匱為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
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
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
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
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
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

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
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
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
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
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
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
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欺罔朝廷
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疎
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
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

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感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儼錢為害者一而其小所謂損小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

至於考究本末世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折其三分之一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兵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埽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

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

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
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
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
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
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
道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
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
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
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
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

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京河流兩山之間乃
緣高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
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
况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
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
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
溢之患望遣諸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
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埽口四年閏二
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
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

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
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
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澁而助
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澗上流
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
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
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
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
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
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

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
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
宗即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
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簽堤阻遏
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
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
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
充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
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
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

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顧夫開修從之五年十二月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欄河鎖柵歲額

公私不以為便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咨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為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

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
汴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淇水以通舟
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洧水
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淇水出鄭之大
隗山注臨穎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令堅
白鴈丈八溝京索令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欒霸河皆
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為水之節啓閉以
時太祖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
自京距通許鎮二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

水南入穎川乾德三年十二月令陳舉昭率丁夫數千
鑿渠自長社引淇水至京師合閔水淇水本出密縣
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
無水患閔河益通漕馬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汎溢
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淇水分流二十
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溝洫
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
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
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
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

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普請於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初開減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樂霸河丈八溝各為民間截水蔣稻灌園宜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

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嘉祐三年正月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牐蓄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年詔京西運米于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牐引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十月詔

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築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築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河實為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築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大觀元年十二月開濮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廣濟河道導滄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後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碓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

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堙塞不利帝曰
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為始因京索河
遇雨即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遽壅塞復
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
亦可減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
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
埭又歷吕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
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
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灤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
因詔貽慶與水官李中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
寧七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
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
岸司言欲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
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
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堤八滲水入西
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為河之上源九年詔依
元額漕粟京東仍修壩牐為啓閉之節九年三月詔
遣官修廣濟河壩牐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

運司移上供物自淮陽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為
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
而上與清河汴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
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言京東
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澁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
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
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祥符霧澤
陂募民承租增置水墮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
河源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為廣濟淺澁之備三
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
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
廣濟河以京索河為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令
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道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
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
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
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
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
後苑內庭池沿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

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激之南
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
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
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
又累石為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
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
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
別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
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
源先是舟至啓相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

超字坊引洛水出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
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
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
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月
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補濬澄水道
水入內庭池築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
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
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纒勝百斛船踰月
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

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牌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

遽廢王安石曰此後首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為而卿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誠宜

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碓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

渦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廟翔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

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
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叙為勞
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
河渠中修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
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
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
為堤埽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
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為率有廣狹不等處折
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
已淤平今為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為除其

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
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纜二三頃二三年
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
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
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
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
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
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
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
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穎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陘廢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閻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

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內舊有石堰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堰壞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筓籬棧木截河為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

疊石翼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詔從之
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
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
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鞏口並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取收一鍾白渠
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
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
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墮舊防繇是灌
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為興工今請遣使先詣
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

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
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周阜首尾三百餘里連
亘山足岸壁頽壞墜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
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
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
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
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
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
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墮圯
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

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
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
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恩淵嘗
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
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
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
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充
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
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
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徃復甚便又言

鄧許陳穎蔡宏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
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
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
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
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壞大者長三十里至五
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
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
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
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
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選

等奏行之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令選於鄧州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質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質言鄭渠久廢不可後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志卷第四十七

志卷第四十八

宋史九十五

開禧儀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勳正君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院等奉
勅修

河渠五

澤河 李沔河 塘 濼 綠 邊 諸 水

節 河

河 北 諸 水

岷 江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方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

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洛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為言王安石為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洛州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為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漳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新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

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為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淤塘澌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防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滹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船渡從之

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防河即圻去權用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彛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䟽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彛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彛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為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為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

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
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庶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
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濟之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
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
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
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
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
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
寒食前入役即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
而輟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

通流木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
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
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官苑
副使四年命昉為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
璪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濟引大河水注
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
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
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
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
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

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叅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人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

濬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即充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踈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柰何反欲開

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湏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疆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牖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

至應接沿邊擁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譬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牖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滄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

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
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
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牐之地纔及
隄身之半詢之士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亡至方
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
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牐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
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
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
歲所濟船牐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
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

論究極利病以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牐而勿治
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
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
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
言御河狹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
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
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
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
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為漲水所冒亦
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

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
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
臨清縣埧子口曾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
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
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
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
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
御河東堤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
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埧官兵
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埧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

柳為樁木

塘濼綠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
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
淺深屯田司李申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
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及淀方淀為
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
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
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為一水衡廣
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
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

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為一水衡廣七
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
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若合糧料淀迴淀為一
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
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
安軍為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
羊淀小蓮花淀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
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
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為一水
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

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
勞淀為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
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
河為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
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尚泉為稻田方田衡廣
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愁
為判官始開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
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
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
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

自邊吳浞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浞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歧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

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浞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議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鷄距泉分注溝中地高

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
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
懷敏新建方田待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
麓以法偷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後劉平去真定懷敏
猶領屯田司塘日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立墓百姓
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
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雒州又請立木為水則以
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
石塚口導永瀛州河水以注緣邊塘洎請免所經民田
稅從之時歲旦七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

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曆二年三月己巳
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
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愁於猜嫌慮難敦於信
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
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
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
為者哉一葦可枕投簣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
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
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
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

四百八十一
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
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
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
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
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五年七月初
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
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
詞而首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密奏曰前轉運
使沈滌開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
宗言阻以五門樓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

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
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
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
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
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
嘆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
徐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實六
十尺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
張問言視八州軍塘出土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
河溢而民田無患亦施行焉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

汾州西河灤灤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
用以瀦水又有蒲魚芟芟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
王沿廢為田人不以為便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
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管治諸灤以備守禦五年
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二百里
夏秋可徒涉遇冬則冰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
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
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
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三公設險守國安石曰
周官亦有掌甸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為國亦非計

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
官言程昉放溲沱水大懼填淤塘灤失險固之利安
石謂溲沱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灤也何昔
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六年
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專
與修樸椿口增灌東塘淀灤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
灤為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灤塞程昉嘗請開琵琶
灣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
塘水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
司上制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郡屯

田司又言於沿邊軍城植柳蔣麻以備邊用並從之
九年六月高陽關言信安乾寧塘灤昨因不收獨流
決口至今乾涸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
狹淺深具圖本上十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
缺塘堤收匱水勢其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
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
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
况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
水實為礙塞鄉社等處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
仰人力所不可比死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

在目前而不為自以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
使韓絳言定州田介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
可瀦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為名哲宗元祐中大
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灤為言事見前篇
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為塘以備汎濫留
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
玩歲久墮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
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
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為險固之地其後
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

自是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者皆䟽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鷄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

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歧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管堡管田之議遂寢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道導胡盧河分為一泓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彊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仲東

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瓚李直躬考實而瓚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大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屯田用實軍廩且為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去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甘堂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

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糴漕隔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浹河至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章口復置海作務

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
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
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
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
便罷之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
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
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
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鷄距泉以息挽舟之役
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
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

溉廢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為水田帝以渠
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
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
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
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
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
詔嘉興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
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
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

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救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塲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勸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埋沒瀕江圩埭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佃者勸民興之具

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比陽縣或云紘之木渠繞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埭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

四下八
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
地勢汙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埤堤防之類以障
水滂或疏導溝洫畎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
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
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彛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
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
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祕書丞侯叔獻言
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
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

為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
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
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
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
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為非三年三月帝
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
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為都水監今每事稟於
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淤田多浸民田稼屋
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者為妄八月叔獻
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月戊申遣殿中

承陳世修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初世修言
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
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
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導水
行溝中棊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為稻田則其利百倍
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
試八丈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
并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
修牐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
可復矣故先命世修相度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

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
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
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
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
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麩王安石
曰慶卒之變陛下旰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
合為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
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祿卿史炤言開修古溇河
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修治陂堰民已獲利
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水利墾開荒種毋

增稅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剡河去疏土築為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䟽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洛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

白渠為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䟽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為土洞以木為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濶少效披坐前為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

渠王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帝曰縱用內帑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堽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水碓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贛善大夫蔡蒙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為長利須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揚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賞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尺計畝輸錢一以助興修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

河北提舉常平以辨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是進呈宗師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今檢到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為不知臣實未喻帝曰昉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漚沈又無下尾安石力為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淤淤及退出田四萬餘

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吏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

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閏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絀罰詔開封劾元檢計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

四百八
邑縣界畝黃河淤安昌等處鹽地及放河水而鹹地
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
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蠲被水戶夏稅是
歲知耀州閻克國募流民治漆水堤八年正月程昉
言開滹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吏勞績別為
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米募饑民
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礮山漲水甚
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深州
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河
又引永靜雷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

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汝誠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
為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
民憲請於熙州南關以內開渠堰堰引洮水並東山
直北道下至北關并自邈遠軍熟羊峒導渭河至軍
溉田詔民憲經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區以
從五月乙酉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
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
二堤之間脩築水塘用碎甃築虛堤五步以來取汴
河清水入塘灌溉從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韓
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

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覆實九月癸未提案出賣解鹽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鹵地可引黃汴河水淤溉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候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圩埤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

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爲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纘成水利圖經二卷迄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爲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濬之田可引大河淤溉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六月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

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
畎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
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
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埤之類民力不給
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體量安撫黃廉言梁
山張澤兩灤十數年來淤澱每歲汎浸近城民田乞
自張澤灤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從之十二月壬
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
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為肥沃
朕取淤上親嘗極為潤膩二年導洛通汴六月罷沿

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三年
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
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
占田在任官能為民溝畎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
頃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
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
鄧西京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
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瀦為陂澤今沙
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
自為一支由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凶

四百八十一
湧不能壅遏詔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
赦書略曰熙寧元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
水利應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
弛慮歲久日更墮壞命典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
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
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
可為水水可為陸陂塘可脩灌溉可復積潦可洩圩
垸可興許民具陳利害或官為借貸或自備功力或
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
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令詳立法

之意非徒為穿塞開導脩舉目前而已九天下水利
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
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
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道江今為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
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
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
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
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
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

減而耕桑之利溥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䟽北流為三日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豉蔬曰道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為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

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為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鑿石為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為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湍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隄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

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
臣僚之請檢計修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
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
灌澇則疏導故無水旱然歲計修堰之費敷調於民
工作之人並緣為姦濱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
妄有檢計大為工費所剩坐贓論入已準自盜法許
人告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
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後經
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水衝損堰身紹興二十
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資水戶修理農
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
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便民從之興元府山河堰灌漑
甚廣世傳為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
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踈
堰事荒廢累增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
諸軍統制吳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小
渠六十五復見古跡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溉南鄭
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為膏腴四川宣
撫王炎表稱玘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志卷第四十八

志卷第四十九

宋史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軍國事尚書左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河渠六 東南諸水上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九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溉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

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九六十
里舟行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
往時歲旱水竭給為民田九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
萬蔭漑之利遂廢令欲改田除租迹舊制復沿岸畔
疏為塘陂以畜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芡養魚鼈
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
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
路歲漕自真陽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
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是遠壩今議開揚州古河
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

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
梁楚閤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後既成
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
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闔堰水入漣水軍漑民
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
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
詔抗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
以管幹河塘繫街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
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准之請也二年三月甲
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即望亭堰置牖而

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碕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郊曾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曾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制西涇浜淺涸當濬制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

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清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瀟山注北門外比者暴水漂居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斗門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閏十

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九四十九里久而淺濶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九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助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埭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

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

用埭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是年將作監主簿李湜言鼎澧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詔措置以

字四百个
聞七年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
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
犇牛皆置牐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
受江潮及西湖水造堰牐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
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
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漑田千頃湖水
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
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水
淤河泛溢闐閭三年一濬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
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

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
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
擗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
通判滕希靖知齊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
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為
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
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礎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
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
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
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

字四百个
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常宜車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否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為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允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壘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

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牐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牐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為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為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遇潮沙淤澱隨即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徃徃被賞人以為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

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明年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總領無法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為害未嘗究實按罪反蒙推管其何以嚴塞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吳松青龍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一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貶降四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嗣提舉開修青草洞一埏直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 如蘇徧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

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必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五百二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及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瑄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既道守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失其

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
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於是復
詔陳仲方為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
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
兩浙監司言承認案古迹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松江
復置十二牐其餘浦牐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
田被水圍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
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
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
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

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
平官考采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十月戶部言乞如兩
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潴水之地立堤防之限
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倣周官遂人
稻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為之詔可政和元年知
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宜稼比䟽新
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
西華循宛立八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年十月
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初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鑑
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為平江府潤州為鎮江府二年

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即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九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手

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漫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九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鑄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湯村巖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致侵齧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壘乃命劉旣濟修治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埭

四百七十八
隨潮啓閉歲久堙塞致積水為患其令守臣莊徽專
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牐於是發
運副使應安道言九澗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
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奇之華亭縣欲並循
古法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
舊置牐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後興而兩澗擾甚七
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雷溫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
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
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牐
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

修復六月詔兩澗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
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趙霖為提舉常平措置救護
民田振恤人戶毋令流移矣所八月詔加霖直秘閣
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荆漢間荒瘠彌望率古
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闕水門溝澮之跡猶存近絳
州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熙寧舊渠以廣浸
灌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廢矣何暇復
言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效明白者亟以名
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切措置水
利農田所奏浙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淇湖灤自

四百七十一
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
四至並鑄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降
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
九後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
四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
官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
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限三
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
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
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

壩引江湖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畎以助運水從之
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
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
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
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
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
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
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
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
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

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積欲開一河自昭野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九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埽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魯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埽自洪澤至召伯數

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拯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牝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埽復朝宗埽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為權勢所占兩州被室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即裁為中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

四百八十七
濶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湖專委王復淮南專
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深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
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措置
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脯啓閉有時比開網舟
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
滯網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
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
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
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
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

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
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憲宗原
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網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
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
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
餘里若開通入杜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
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
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深水
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
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

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
為田後復田為湖近年以來復廢為田雨則澇旱則
涸民久承租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而漕司
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筭可乞盡括東南廢湖為
田者復以為湖度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
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
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皆
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增立
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為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志卷第四十九

志卷第五十

宋史九十七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陸
勅修

河渠七

東南諸水下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四年
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
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
撫司毀拆真陽堰牐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
以資敵用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
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開

鑿姥下河東接大江防捍敵人檢制盜賊六年淮東
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
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前橋架頭計四
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七年二月詔
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濬淳
熙三年四月詔築泰州月堰以遏潮水從守臣張子
正請也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
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
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
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天

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鹽管日風潮泛溢滄沒
田產毀壞亭竈有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
工遂使海瀕沮洳瀉鹵之地化為良田民得奠居室
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繞遇風潮怒盛即有衝決之
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阡陌洗蕩廬舍漂流
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
然後可辦望今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
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固可以經久從之九年淮南
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
登濬源為塘用和于飢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

置司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
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
壘成堤以受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趾可以修
築為旱乾漑田之備凡諸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
還舟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博本司自發卒貼築
周回塘岸連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揚子縣尉階
衙內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
幾久遠責有所歸十二年和州守臣請於千秋澗置
斗門以防麻澧湖水洩入大江遇歲旱漑田疇實
為民利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

州真州兩牐淤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牐久
不修治獨潮牐一坐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
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復損漏
今有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紹熙五年淮
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菱葑彌
滿宜剏立堤堰以為豬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
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
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
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
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

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牌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牌壞
久亦於此初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
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
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
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為石礎十
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為名鏡諸堅石淮田多沮洳
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
淮東轉運判官

淞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
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墮
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既而潮避錢塘東
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
乃奠逮宋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淞江擊西北岸益
壞稍逼州城居民危之即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綸轉
運使陳堯佐畫防捍之策綸等因率兵力籍梢楫以
護其衝七年綸等既罷去發運使李溥內供奉官盧
守勲經度以為非便請復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
倚疊為岸固以椿木環亘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
萬踰年乃成而鈎末壁立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
能為害至景祐中以淞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

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
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為之立祠朝廷嘉其
功封寧江侯及高宗紹興亦以錢塘石岸毀裂潮水
漂漲民不安居令轉運司同臨安府修築孝宗乾道
九年錢塘廟子灣一帶石岸復毀於怒潮詔令臨安
府築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以元復令有司自今江
岸衝損以乾道修治為法理宗寶祐二年十二月監
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六方言江潮侵齧堤岸乞
戒飭殿步兩司帥臣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築留心任
責或有潰決畧有收歸三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李衢言國家駐蹕錢塘今踰十紀惟是浙
江東接海門胥濤澎湃稍越故道則衝齧堤岸蕩析
民居前後不知其幾慶曆中遣捍江五指揮兵士每
指揮以四百人為額今所管纔三百人乞下臨安府
拘收不許占破及從本府收買樁石沿江置場管
不得移易他用仍選武臣一人習於修江者隨其資
格或以副將或以路分鈐轄繫衝專一鈐束修江軍
兵值有摧損隨即脩補或不勝任以致江潮衝損堤
岸即與責罰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

置撩湖兵士千人專一開濬至宋以來稍廢不治水
涸草生漸成葑田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謂杭之為
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
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
此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為葑
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水其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
瀕湖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
間菱菱穀米所獲不貲又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
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
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載輒調兵夫十餘萬開

濬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
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少不應溝則當勞人遠
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因請降度牒減價出賣募
民開治禁自今不得請射侵占種植及鬻葑為界以
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
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浚縣尉以管勾開湖司公
事繫銜軾既開湖因積葑草為堤相去數里橫跨南
北兩山夾道植柳林希榜曰蘇公堤行人便之因為
軾立祠堤上紹興九年以張澄奏請命臨安府招置
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領其事專一濬湖若

包占種田沃以糞土重寘于法十九年守臣湯鵬舉奏請重開乾道五年守臣周滂言西湖水面唯務深闊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內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潔舊招軍士止有三十餘人今宜增置撩湖軍兵以百人為額專一開撩或有種植芟菱因而包占增壘堤岸坐以違制二十九年臨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草芟蔓延西南一帶已成平陸而瀕湖之民每以葑草圍裹種植荷花駸駸不已恐數十年後西湖遂廢將如越之鑑湖不可復矣乞一切芟除務令淨盡禁約居民不得再有圍裹從之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嘗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闔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壞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

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淅江兩間泥沙潭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恠也尋刻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闌中者永無潮水於塞開洶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其便之紹興三年十一

月宰臣奏開修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時方寒後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各牐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隆興二年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庶

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牐兩頭作壩却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岸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指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為利上俞其請四年守臣周淙出公帑錢招集游民開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淳

熙二年兩漕漕臣趙璠老言臨安府長安牐至許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牐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牐板聽舟楫往還為便七年守臣吳淵言萬松嶺兩旁古渠多被權勢及百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內砦前石橋都亭驛橋南北河道居民多拋糞土瓦礫以致填塞流水不通今欲分委兩通判監督地分廂巡逐時點檢勿令侵占并拋颺糞土秩滿若不淤塞各減一年磨勘違展一年以示勸懲十四年七

月不雨臣僚言竊見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里斷港絕潢莫此為甚今宜開濬使通客船以平轂直從之鹽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洲港潰蕩為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脯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兩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

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滄沒之患而裏河堤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漕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為怒潮所衝從之十五年都省言鹽官縣海塘衝決命漕西提舉劉庠專任其事既而庠言縣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元與縣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向北遂致縣南四十餘里盡淪為海近縣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已淪毀侵入縣兩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衝激不已不惟

鹽官一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所慮鹹流入蘇秀湖三州等處則田畝不可種植大為利害詳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陸地淪毀二曰鹹潮泛溢陸地淪毀者固無力可施鹹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衝損遇大潮必盤越流注北向宜築土塘以捍鹹潮所築塘基址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為六十里鹹塘近北則為袁花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鹹塘近北則為淡塘亦嘗驗兩處土色虛實則袁花塘淡塘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為敵勢當東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築則可以禦縣東鹹潮盤溢之患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築兼縣南去海一里餘幸而古塘尚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未可棄之度外今將見管椿石就古塘稍加工築疊一里許為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民戶日築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為海潮衝損當計用椿木脩築袁花塘以捍之上以為然

明州水紹興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疑守越樓異守明翔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

為湖如江東西之圩田蘇秀之圍田皆當講究興復
詔逐路轉運司相度聞奏乾道五年守臣張津言東
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為固壘
石為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
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脩之中有四牐七堰
凡遇旱涸開牐放水溉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
塘淺岸漸次包占種植菱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
雖曾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菱根蔓延滲塞水脉
致妨蓄水兼塘岸間有低塌處若不淘濬修築不惟
寢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趁時開鑿
因得土修治埤岸實為兩便從之

鄞縣水嘉定十四年慶元府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
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涇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
專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麓少有溪水
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發卒開淘沙麓及
濬港汶又於堰上壘疊沙石逼使溪流盡入上河其
他山水入府城南門一帶有硤牐三所曰烏金曰積
瀆曰行春烏金硤又名上水硤昔因倒損遂捺為壩
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捺壩走
泄水源行春橋又名南石硤硤面石板之下歲久損

壞空虛每受潮水演溢奔突出於石縫以致鹹潮乘
入上河其縣東管有道士堰至白鶴橋一帶河港埋
塞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堰相連堰下江流通徹大
海今春闕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以致鹹潮透入上
河使農民不敢車注溉田乞修砌上水烏金諸處壩
堰仍選清彊能幹職官專一提督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
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動尋遣官屬
李澗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
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田冒決故湖水不能蓄

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
一帶良田亦被滄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
二斗門一石礎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為永久之
利乾道七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
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
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
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
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為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
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為田
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

立為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今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
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
專一措置修築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
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牐畢再造一新牐以固隄
防庶為便利從之

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牐六百四
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
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至十一年
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牐堰
自可蓄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

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沿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
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
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
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
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
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
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牐損壞累年
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
若從舊修築不獨蓄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
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

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城二牌別無湖港渚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云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為甚所當先濬上以為然至嘉定間臣僚又言國家駐蹕錢塘網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埭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牌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濬

越州水鑑湖之廣周迴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

源自漢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溉田九千餘頃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歲月寢遠濬治不時日久堙廢瀕湖之民侵耕為田熙寧中盜為田九百餘頃嘗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其宜凡為湖田者兩存之立碑石為界內者為田外者為湖政和末為郡守者務為進奉之計遂廢湖為田賦輸京師自時姦民私占為田益衆湖之存者亡幾矣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帝諭樞密院事王綸曰往年宰執嘗欲盡乾鑑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

年紹興府守臣吳芾言鑑湖自江行所立碑石之外
今為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頃湖盡堙廢今欲發四
百九十萬工於農隙接續開鑿又移壯城百人以備撩
漉濬治差彊幹使臣一人以巡轄鑑湖隄岸為名二
年芾又言修鑑湖全藉斗門堰埭蓄水都泗堰埭尤
為要害凡遇網運及監司使命舟船經過堰兵避免
車拽必欲開埭通放以致啓閉無時失泄湖水且都
泗堰因高麗使往來宣和間方置埭今乞廢罷其後
芾為刑部侍郎復奏今日開鑑湖溉廢田二百七十頃
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埭十三所夏秋以來時雨

雖多亦無泛溢之患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其為
利較然可見乞將江行原立禁牌別定界至則隄岸
自然牢固永無盜決之虞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
縣梁湖堰東運河淺溢令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
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溢
壩埭墮壞阻滯網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
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
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埭近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
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
里并濬漕運河十三里通便網運民旅皆利復起

潮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網運至多宜差注指使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繫街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常州水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運河發流經營回復至下流折為二道一自利港一自申港以達于江緣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流游泥淤積流洩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榻拘攔稅船每潮來則沙泥為木標所壅淤塞益甚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

若議定深闊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港在犇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興縣界沿湖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詵等請造蔡涇埭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水勢六年三月又命兩浙運副劉敏士浙西提舉芮輝於新涇塘置埭堰以捍海潮楊家港東開河置埭通行鹽船仍差埭官一人兵級十五人以時啓閉挑撩五月又以兩浙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

兩牐及修築牐裏堤岸仍於郭瀆港口舜郎廟側水
聚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
鑰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牐通放客舟淳熙五年以
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
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九年
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
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
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今節港皆古
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
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

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為悠久之利者
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
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
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
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
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牐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
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
堰牐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犇趨而下有以節之
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滯溢之患一也自常
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

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
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後免車畝灌
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李珣言
州境北邊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滬湖
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
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
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
曲繞叅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
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
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

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
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
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
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
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
五瀉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
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
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
也况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
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填車水科役

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漑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
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
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牗固護水源
從之

昇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言秦淮之水流
入府城別為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為
青溪自天津橋出柵砦門亦入於江緣柵砦門地近
為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剏為花園每水流
暴至則泛溢浸蕩城內居民尤被其害若訪古而求
使青溪直道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既而汪澈奏

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開濬使水通柵門入從之先是
孝祥又言秦淮水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
由溧水一自溧水由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為一
縈迴綿亘三百餘里溪港溝澮之水盡歸焉流上水
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水門展闊自兵變後砌疊
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遏水源流通不快兼兩岸
居民填築河岸添造屋宇若禁民不許侵占秦淮既
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府東門號陳二渡有順聖
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連綿上源奔湧則
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江故秦淮無泛濫之

患今一半淤塞為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數畝之田疏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倍其後汪澈言水潦之害大抵緣建康地勢稍低秦淮既泛又大江湍漲其勢溢溢非由水門窄狹居民侵築所致且上水門砌壘處正不可闊闊則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門砌壘處不動夾河居民之屋亦不毀除止去兩岸積壞使河流通快况城中繫行宮東南王方不宜開鑿從之嘉定五年守臣黃度言府境北據大江是為天險上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五曰南浦渡龍

灣渡東陽渡大城堙渡岡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錢額六渡歲為錢萬餘緡歷時最久舟楫廢壞官吏篙工初無廩給民始病濟而官漫不省遂至姦豪冒法別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卒苛取以充課徒手者猶憚往來而車檐牛馬幾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錢物竊以為南北津渡務在利涉不容簡忽而但求征課臣已為之繕治舟艦選募篙梢使遠處巡檢兼監渡官於諸渡月解錢則例量江面闊狹計物貨重輕斟酌裁減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雕榜約束不得過

收邀阻乞覓粟一歲之入除烈山渡常平錢如額解
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費而以其餘給官吏
篙梢水手食錢令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餘則解
送府司然後盡絕私渡不使姦民踰禁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
曰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
于海西南則澱山湖自蘆歷浦入于海西北則陳湖
自大姚港朱里浦入于吳松江其南則當湖自月河
南浦口澉浦口亦達于海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
孫大雅奏請於諸港浦分作埭或斗門及漲涇堰兩

朔築月河置一埭其兩埭金口基址並以石為之啓
閉以時民賴其利十三年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言
華亭東南枕海西連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
地形東南最高西北稍下拓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
故古來築堰以禦鹹潮元祐中於新涇塘置埭後因
沙淤廢毀今除十五處築堰及置石礎外獨有新涇
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潮奔衝滄塞民田今
依新涇塘置埭一所又於兩旁貼築鹹塘以防海潮
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派自合築堰又欲
於招賢港更置一石礎兼楊湖歲久今稍淺澱自當

開濬上曰此牘須當為之方今邊事寧息惟當以民
事為急民事以農為重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為農而
下今置牘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十五年以兩
湖路轉運判官吳炯奏請命湖西常平司措置錢穀
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
浦堙塞決泄水勢為永久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
密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禦鹹潮其十
七久皆捺斷不通裏河獨有新汪塘一所不曾築捺
海水往來遂害一縣民田緣新汪舊堰迫近大海潮
勢湍急其港面闊難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運

港在涇塘向裏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
築堰決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潮之害其運
港止可捺堰不可置牘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
置兼一日兩潮通放鹽運不減數十百艘先後不齊
比至通放盡絕勢必晝夜啓而不閉則鹹潮無緣斷
絕運港堰外別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興脩從之八
年密又言興築捍海塘堰今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
人力固護乞令本縣知佐兼帶主管塘堰職事繫銜
秩滿視有無損壞以為殿最仍令巡尉據地分巡察
詔特轉丘密左承議郎令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赴時

栽種蘆葦不許樵採九年又命華亭縣作監牐官招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薄處時加修捺令知縣尉並帶主管堰事則上下協心不致廢壞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趙善悉發一萬工修治海鹽縣常豐牐及八十一堰埧務令高牢以固護水勢遇旱可以豬積十年以制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開西牐堰放水入泖湖為一縣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兩泖漕臣陳彌作言疏濬崑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百萬餘工

其所開港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內細沙隨泛以入潮退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今依舊招置闕額開江兵卒次第開濬不數月諸浦可以漸次通徹又用兵卒駕船遇潮退搖蕩隨之常使沙泥隨潮退落不致停積實為久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府守臣與許浦駐劄戚世明同置措開濬許浦港三旬訖工黃巖縣水淳熙十二年浙東提舉勾昌泰言黃巖縣舊有官河自縣前至溫嶺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十六處皆以漑田元有五牐久廢不修今欲建一牐約費二萬餘緡乞詔兩浙運司於窠名錢內支撥明

年六月昌泰復言黃巖縣東地名東浦紹興中開鑿
置常豐牒名為決水入江其實縣道欲令舟船取徑
通過每船納錢以充官費一日兩潮一朝一淤纔遇
旱乾更無灌溉之備已將此牒築為平陸乞戒自今
永不得開鑿放入江湖庶絕後患

荆襄諸水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
江陵縣東三十里沿江北岸古隄一處地名黃潭建
炎間邑官開決放入江水設以為險阻以禦盜既而
夏潦漲溢荆南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訴
始塞之乞今知縣遇農隙隨力修補勿致損壞從之

淳熙八年襄陽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木渠在中廬
縣界擁馮水東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
守王寵嘗鑿之以引蠻水謂之木里溝可溉田六千
餘頃歲久堙塞乞行脩治既而杲又脩護城隄以捍
江流繼築救生堤為二牒一通于江一達于濠當水
涸時導之入濠水漲時放之于江自是水雖至隄無
湍悍泛濫之患馬十年五月詔疏木渠以渠傍地為
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母復取慶元二年襄
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脩作鄧城永豐堰可防金兵
衝突之患且為農田灌溉之利三年臣僚言江陵府

去城十餘里有沙市鎮據水陸之衝熙寧中鄭獬作
守始築長隄捍水緣地本沙渚當蜀江下流每遇漲
潦奔衝沙水相蕩摧圯動輒數十丈見存民屋岌岌
危懼乞下江陵府同駐劄副都統制司發卒脩築庶
幾遠民安堵免被墊溺從之

廣西水靈渠源即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
而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至漢歸
義侯嚴出零陵離水即此渠也馬伏波南征之師饒
道亦出於此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
舟宋初計使邊詡始脩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

河渠事重闢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
紹興二十九年臣僚言廣西舊有靈渠抵接全州大
江其渠近百餘里自靜江府經靈川興安兩縣昔年
並令兩知縣繫銜兼管靈渠遇堙塞以時疏導秩滿
無關例減舉員兵興以來縣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
差注亦不復繫銜渠日淺澀不勝重載乞令廣西轉
運司措置脩復俾通漕運仍俾兩邑令繫銜兼管務
要備治從之

志卷第五十

西

西

